

铜陵：一张刻着我爱的名片

王安斌

每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名片。有的以山水为骨，有的以古迹为魂，有的因一朵花、一味小吃而名扬天下。而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它的名片很硬，很重，是一种响当当的金属——铜。

铜陵，依偎在长江南岸。名字里本就带着铜，仿佛天生便与这种金属结下不解之缘。三千多年前，这里便开启了采铜炼铜的历史。金牛洞古采矿遗址的幽深，罗家村大炼渣的斑驳，至今仍在无声诉说着往日的辉煌。博物馆玻璃柜里沉睡的青铜器，带着岁月的锈迹，依稀可见当年的锋芒。我常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在同一片土地上架起炉火，将矿石熔炼成液，浇筑成鼎、成戈、成镜。那时的铜，是礼器，是兵器，更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千年流转，铜依然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中流淌——化作电线电缆，变成电子元件，成为精密仪器，以全新的形式，延续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这座城市，处处皆是铜的印记。路边的雕塑是铜的，广场的地标是铜的，连公益设施也冠以“铜”名。铜都大道、铜都广场、铜都图书馆、铜文化园——名字里都嵌着一个“铜”字。外人听了，或许觉得质朴，甚至有些“土气”，但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就像人不会嫌弃自己的名字，我们也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铜，朴实、厚重、耐腐蚀、经打磨，这不正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性格吗？

这里有铜陵国际铜雕艺术园，展示着七十件艺术珍品，其中三十一件出自世界各地艺术家之手。清晨迎着旭日走进园区，晨光铺洒在绿茵之上，仿佛为每一尊雕塑披上金沙；伫立其间，又似能听见艺术与历史碰撞的回响，静静起舞。



我常在傍晚漫步于滨江生态公园。江水东流，汽笛长鸣，对岸的山峦在暮色中渐次模糊。走着走着，总会想起一个人。一千多年前，他也曾泛舟至此，看过这江水，赏过这山峦。他姓李，名白，字太白。那一年，他顺江而下，踏浪铜陵。他看到了什么？是漫山遍野炼铜的熊熊炉火，还是秋日五松山的层林尽染？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留下的那首诗，早已刻进了这座城市骨血里：“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

“我爱”——这两个字，从李白口中说出，分量格外不同。李白爱峨眉，爱庐山，爱金陵，爱长安，可他只对铜陵，说“我爱”。说得如此直白，如此坦率，不加丝毫修饰。铜陵，是唯一一个让他如此深情表白地方。他爱铜官山的灵秀，爱这里的风土人情，爱到“千年未拟还”，愿长居于此不愿归去。最终他虽如长风般飘向远方，那首诗却留存至今，写入地方志，刻入铜官山公园，被一代代铜陵人铭记于心。

千年前的炉火早已熄灭，千年后的诗句依旧闪亮。如今，铜陵炼铜的方式已然改变。现代化的工厂里，不见原始的炉火，但铜的故事仍在续写。铜依旧从地下采掘，经冶炼、加工、运往全国，铜依然是这座城市的根基。矿工、技术员、工程师——一代代铜陵有色人扎根于此，与铜为伴。他们不像李白那样挥毫泼墨，却用汗水、坚持用一生的守候，书写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一个地方的名片，有时一句诗，便足以传世。杭州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州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我们铜陵，有“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这句话或许不如那些名句声名显赫，于我们而言，却重逾千斤。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诗仙李白；因为他说的，是最真挚的“我爱”。

“我爱”二字，让一座工业城市陡然生出万千诗意，让坚硬的铜，变得柔软温热。伫立铜官山上，眺望这座依偎扬子江畔，如明珠般璀璨的城市，那句诗总在耳畔回响。千年江水依旧东流，山峦依旧青翠，李白爱过的土地，依然有人深爱。

这就是铜陵的名片——不是铜，不是山，也不是水，而是那句千年前李白脱口而出的“我爱”。它刻在铜都的大地上，更刻在每一个铜陵人的心里。若有人问起这是哪里，我们定会微笑着回答：这里，是李白大声说过“我爱”的地方——铜陵。

这里，是李白大声说过“我爱”的地方——铜陵。

太平街的滋味

查 滔

我站在太平街口，这条位于铜陵义安区西联镇汀洲村的老街不过百米长，风一吹，油香、面香和若有若无的“臭”味便搅动了我不三十多年的记忆。太平街有两样东西最有名：太平烧饼和太平臭干子。每次回来，我都要提上几袋烧饼，提上一袋臭干子，仿佛只有舌尖触到这些滋味，才算真正回了家。

老街上的人都认得查师傅的烧饼铺子。那铺面不大，炉火却常年不熄。查师傅是如今太平街烧饼的掌门人，从父亲手中接过这门手艺。他手上沾满面粉，正将一团油面揉开，动作沉稳如抚平岁月的褶皱。太平烧饼原名“横埂头小酥饼”，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了。儿时听外公讲，道光年间，汀家洲、横埂头一带家家有烧饼炉，一条百十米的小街就挤着十多家酥饼坊，整日香气缭绕，炉火映红半条街。

烧饼的魂在“酥”。查师傅舀起一勺金黄色的糊状酥料，在面皮上涂抹均匀。这推酥非得靠手工不可，细心慢活，机器替代不得。

往街深处走几步，便是丁家臭干子的摊子。摊主老丁算是延续了家族手艺。每回我去，都必然要端一碗手裁好的臭干子，淋上小磨麻油，再撒一把老洲产的小籽花生米。那麻灰色的豆腐块浸在深褐卤汁里，丰腴如凝脂，气味虽“臭”，却奇异地勾人食欲。

太平街臭干子的精髓在于“臭水”。这卤汁用芝麻、姜皮、菊花、花生衣、蚕头粉等十几种料秘制而成。上好的汀豆磨浆点卤，压成豆腐干后浸入“臭水”一整夜，方能成就这臭中蕴

香的滋味。吃臭干子，需凉食，方显其鲜嫩。我夹起一块，入口滑软细腻，咸淡适中的卤香在舌尖漫开，那“臭味”竟化作一股难以言喻的鲜醇，在口中缠绵不去。

太平街的美食记忆里，还藏着一段风云往事。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船队经过汀家洲，听闻“横埂头小酥饼”盛名，将士们纷纷登岸购买。洪秀全亲尝后赞叹不已，竟将“横埂头小街”改名为“太平街”，烧饼也随之更名。一块烧饼，一条街名，就这样被历史的风浪推着，漂过了两百多年时光。

太平街终究没能躲过时间的冲刷。太平烧饼越来越火爆后，为应付雪片般的订单，店家把祖传的木桶炭炉换成了大型电烤箱。“老主顾起初嫌电烤少了烟火气，可老法子一天出两百个饼，哪够卖？”摊主老查无奈道。烤鸭革新了，但推酥、包馅、压片仍得靠双手。尽管也尝试了机械化制酥，成品却失了层次分明的筋骨。订单催得急时，他只能通宵达旦地推酥，手臂酸麻也不停歇。

太平街烧饼渐渐分出了流派：守旧派坚持筒装老味，尤爱馅芯那一点咸香；革新派则开发出红豆、咸菜等新

馅。臭干子也有了新据点——有人偏爱老街上大摊子，有人认定家里足不出户做生意的那家更地道。传统在裂变中寻找生路，像一棵老树抽出新枝。

夕阳斜照，我提着刚买的筒装老味烧饼和真空臭干子走出老街。这些食物已被列入铜陵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装袋上印着认证标识。它们不再只是街坊的零嘴，更成了游子乡愁的信物。表叔公那代人或许想不到，当年用“臭水”浸泡豆腐的手艺，如今需靠冷链保鲜才能寄往远方；洪秀全赐名的烧饼，竟能在电商平台接到天南海北的订单。

我站在街口回望，查师傅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他正弯腰给炭炉添最后一把柴。而在卖烧饼的车间里，电烤箱的指示灯在暮色中明明灭灭。这条百米老街上，两人的炉火同时亮着——一边是坚守，一边是突围；一边煨着记忆的温度，一边烘烤着明天的生计。

太平街的滋味，便在这冷与热、变与守之间，愈发醇厚绵长。它从不为时光停留，却总能把时光酿成舌尖上的乡愁，让每个离家的脚步，都系着一根看不见的线。线的那头，炉火不灭，香气不散，故土不老。



架金桥

王智 摄

世界杯是地理课

霍寿喜

观看！

北欧的冰岛，2018年首次杀入世界杯，就在小组赛首轮1-1逼平了强大的阿根廷，那场比赛，梅西点球被门将扑出，门将的那付手套在赛后被高价拍卖，许多足球专家也因此开始研究冰岛：这么冷的国家，到底是怎么开展足球运动的呢？

世界杯也让我们对亚洲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东亚的日本、韩国和西亚的伊朗、沙特，都是世界杯的常客，卡塔尔也两度进入世界杯。去年，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和西亚的约旦都首次杀进了世界杯，而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不仅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甚至连预选赛的最后阶段都不曾进入过，常常在第一轮、第二轮就被淘汰了。你说印度人不喜欢足球，似乎也不是这么回事。

总而言之，现在的亚洲足球已经是“西风压倒东风”，“中亚胜过东南亚”！是的，世界杯是一堂地理课，尤其世界杯由24支球队扩军为32支和48支后，许多小国都有了冲击世界杯舞台的机会，球迷们也借此了解这些小国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和气候风貌……

当然，地理上的各大洲与世界杯的洲际分区也不是完全一致，比如地理课上的南美洲有12个国家，但世界杯预选赛的南美洲只有10个国家，另外两个小国圭亚那和苏里南，被划到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了。

又比如，澳大利亚不是位居大洋洲吗，怎么跑到我们亚洲踢世界杯预选赛？人家是申请成功，国际足联允许！所以有球迷建议，咱们中国足协也要申请加入大洋洲足协，这样国足的主要对手就只有一个新西兰了。但也有球迷反对：当下的中国男足，连东南亚的印尼、越南都踢不过，就别到大洋洲出洋相了。

滴水崖

受美以和伊朗战争的影响，伊朗男足能否参加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成为一个很有悬念的问题，因为伊朗小组3场比赛全在美国进行。这场战争甚至会影响到另外几个中东国家(沙特、约旦、卡塔尔)备战今年六月开始的世界杯……

是的，因为世界杯及预选赛，让全世界球迷对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有了深入的了解。看到许多中东小国都取得世界杯出线权，中国球迷无比羡慕。不过，沙特、约旦、卡塔尔可不是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小国家。

去年十月，非洲一个叫佛得角的小国踢进了世界杯；一个月后，中美美的库拉索、巴拿马和海地，也获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世界杯。这几个国家都远比沙特、约旦、卡塔尔小，其中库拉索的总人口不到16万，还不及北京天通苑小区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么一比较，中国球迷就有点懊恼了：咱们国足早就被挤出今年的世界杯，太不应该了。

三年前的卡塔尔，因为梅西捧起世界杯，让无数中国球迷迷恋上了阿根廷。这个时差与中国相差12小时左右(即昼夜颠倒)的南半球国家，经济方面退步很大，足球水平却是世界顶尖——最近30年，诞生了马拉多纳和梅西这两个世界公认的球星。

“如果你脚下把地球挖穿，抵达的地球对面，极可能就是阿根廷。”这是中国的地理老师面对地球仪时经常说的话，这可能也是一些中国人对阿根廷好奇的一个原因。中国球迷喜欢阿根廷，除了梅西和马拉多纳，还有一个地理原因：看阿根廷的比赛一般不用熬夜——他们晚上比赛，我们早晨



长江的微笑(外一首)

吴 笛

天生的，母亲长江赐予的——江豚一露脸，便是一张动人的微笑如果你有一颗江豚的心就不难揭开神秘的面纱理解这绝美的奥妙想想生长在长江那宽广深情的怀抱吃喝不愁自在自由整天除了游玩、恋爱、交欢……便是浪花里舞蹈谁？还不满脸泛笑？

现在的观江者有福了要知道不过十多年前同是这条江翻滚着不一样的浪潮那么遭世娇美的白暨豚失踪了鲟鱼、河豚、胭脂鱼、中华鲟……还有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江豚

——差不多也灭绝了每一处江水都在抽插每一项波涛都在痉挛双眼睛穿哦哪里见着“长江的微笑”？

打卡吧 拍照吧 幸运的年月幸运的人如今一年四季只要你来，尤其是来八百里皖江世界就极有可能看到一张、二张、三张……你和“长江的微笑”比水上芭蕾还惊艳那乐不可支的合影美照

在铜都矿藏馆那么多小巧的矿石连环画似的陈列墙壁好像欢迎外国贵宾的小朋友

太out了 我是个瞎子？我是个聋子？真的有眼不识金银玉一番端详与凝视傻人有傻福呵我竟有通感？有第六感？我的灵魂早已与她们相识！我看见那块孔雀石在脸红……在向我暗送秋波我听见千万片矿石在吃吃地笑只有一片——被装进透明胶袋的铜矿石向我尖叫请——收藏地球请 宠爱地球上这个小微铜都！

廉洁伴我同行 树立清廉形象 自觉抵制腐败 梅翔作

近日，我携老伴回老家，家乡的茶叶还未到清明便已成熟。那一片片青翠欲滴的新绿，瞬间撩动了我这个爱茶之人的心弦，也勾起了我和老伴采茶的兴致。

踏入茶园，一棵棵、一排排齐腰高的茶树，枝与枝相牵，叶与叶相融，在阳光下清透、绿油油，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春日画卷。春风轻拂，茶树微微摇曳，嫩绿的茶芽在风中舒展身姿，仿佛在低声诉说着春天的私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那股清新沁人心脾，让我深深沉醉在这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之中。

放眼望去，身着艳丽服饰的采茶女，像夜空中的星星，点缀在绿茵茵的茶园里。“茶山的阿妹俏模样，十指尖尖采茶忙。”她们有的背着竹篓，有的挎着竹篮，有的挂着背包，双手在茶树尖上轻盈舞动，宛如灵动的精灵。那眉眼含笑，身姿轻快的场景，恰似一缕春风，为茶园平添了几分灵动与惬意。

我是第一次采茶，或许是因为没有留指甲，掐茶芽时总显得笨手笨脚。原以为采茶是件简单的事，真正动手才知并不容易。手指要轻柔，力度还得恰到好处，不然就会伤到娇嫩的茶芽，加工后不仅不美观，还会影响香气。老伴早年有采茶经历，经验比我丰富得多。在她耐心指导下，我慢慢摸索，渐渐掌握了要领。虽然动作远不如她娴熟，但练了一阵，手法熟练了，竹篮里的茶叶渐渐多了起来。

中午时分，我们带着新鲜茶叶，赶到乡下弟弟家吃午饭。弟弟叮嘱道：“你得马上把茶叶放在簸箕里摊开透气，要是闷在篮子里，做出来的茶叶就会有一股异味，饭后我来处理。”我依照他的话，把采来的新茶倒进簸箕。当嫩绿中透着一丝鹅黄的茶芽倾泻而出，一阵清香瞬间弥漫开来，整个屋子都被这股茶香萦绕。闻着芬芳的茶香，吃着简单的农家饭菜，只觉得格外香甜。

饭后，我饶有兴致地观看弟弟制茶的全过程。他先把铁锅烧热，再将茶叶倒入锅中杀青。杀青后的茶叶迅速捞起，经反复揉捻，挤出茶汁，再入锅用小火慢慢烘干。揉了烘，烘了揉，如此重复三次。最后待茶叶冷却，便装入袋中。这看似简单的制茶工序，实则每一步都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看着鲜嫩的茶叶在热锅中翻滚，渐渐散发出浓郁香气，我不禁感叹，小小的一片茶叶，竟藏着这么多技巧与奥秘。

茶叶制作完成后，我急着尝一口新茶鲜香，迫不及待地抓了一撮放入杯中，用开水冲泡。当茶叶与热水相遇，便迎来了它最后的精彩绽放。叶片在水中缓缓舒展，茶汤清澈透亮，香气缭绕。我端起茶杯，一股淡淡的茶香清润肺腑。轻抿一口，茶汤丝滑柔和，细腻的气息在口腔间弥漫。起初舌尖微有苦涩，随后便是悠长淡雅的回甘。醇厚的茶香与味蕾相融，如春雨般滋润心田，令人沉醉。

返程途中，袋中的新茶不时透出淡淡清香，丝丝缕缕，让人心旷神怡。这一缕春日茶香，百闻不厌，回味无穷。它不仅醉了春风，也醉了我的情怀。

故里茶香醉春风

汪厚明